

## 短篇小說 佳作



### 王新民

出生：民國47年生

學歷：屏東師院畢

現職：自由作家

曾發表之作品：「玉山的生命精靈」、「那年我祭拜祖靈」、「中央山脈的守護者：布農族」

獲獎記錄：

八十六年教育部獎勵原住民母語著作獎、一九九八吳濁流文學獎小說正獎、第二屆台灣文學獎短篇小說評審獎

### 創作理念

我一直相信「文學的力量，猶如國王的權威不容置疑，其無遠弗屆的影響力更是無人可擋！」更相信透過文學的創作與表達，可以讓不同族群及相異的知識體系從「相互包容」之中習得「相互尊重」、「相互扶持」的智慧。

長久以來，因外在主流文化的漠視和扭曲之下，台灣原住民不但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各方面資源的分配，淪為社會的邊緣、下層之外，甚至忘了他們生活在哪裡？忘了他們獨有的文化特質及他們所歷經的難題。

「以文學的力量讓族人重新認同自己的族群及充滿信心的站在自己的土地之上！」，更希望以原住民文化彩繪多元社會，使之更為絢麗。

## 鯨面

一、

冬天的力量讓這裡的萬物顯得特別慵懶。

火紅的太陽神情疲憊的隱入山的背後，蟬聲更提早結束應該漫長的鳴叫，許多老邁的樹木在冷冷的空氣中吃力的保護即將凋零的樹葉，就像母親看著重病的孩子慢慢走向死亡之谷一般，表情憂傷的一點辦法都沒有。歷經獵犬嬉耍追逐而掉落許多羽毛的土雞，成群的窩在乾材堆的背風處，交叉著脖子互相取暖，只是裸露的肌肉依然現出悽慘的青色。庭院旁來自遙遠山谷的竹水道；「嘩啦啦！嘩啦啦！」的發出流水聲，讓四周的空氣更加冰冷。

塔妮芙赤著雙腳，輕踏著碎石走向庭院前端的矮石牆，老舊的毛線衣讓身體的動作顯得特別笨重，塔妮芙習慣性的拉了拉右肩上的綁結，向一隻尚未擁有力氣的幼猴，極為驚險的爬上了比身高還高的石牆。毛線衣是教會發放的Sin-dagath<sup>1</sup>。

教會發放的各種物品並不像牧師口中的上帝那樣的完美。一堆堆的衣服大部分都是老舊、褪色的，有些褲子因接縫的棉線斷裂而使一個褲管垂的比另一個褲管還要長；有的衣服失去釦子，必須袒胸露乳的披上；有些衣褲被當時的主人縫補了好幾次，看起來歪歪斜斜。不過每件衣服的樣子很奇特，亮麗及少見的顏色都會讓族人驚訝的不可思議。貪婪產生的誘惑讓大人們毫不客氣的在神壇面前互相搶奪攤在地上的衣服，畢竟部落的女人不再編織傳統服飾之後，教會發放的「救濟品」就是族人穿著的重要來

源。

不知是當初父母與他人互相搶奪拉破的；還是原本的主人穿破了。塔妮芙這件毛線衣被母親帶回來的時候，右肩就出現了一個大洞，聰明的吉娜<sup>2</sup>在上面打了死結，不但消失了破洞帶來的缺陷也把寬大的衣服綁成適合自己的大小，倒是原本橫向身體的紅色條紋卻變成奔向右肩的斜線。塔妮芙一點也不在意，就像這裡的族人一樣，只要有得穿，能夠保暖，那麼衣服的新舊？完整與否？就不必擔心了。

塔妮芙垂掛雙腳坐在石牆上，眼睛像小貓盯住獵物般的注視著部落上方的小茅屋，住屋前面擠滿了不安的孩童，尖銳的喊叫聲和急速來回奔跑的樣子，彷彿從事著不得不認真的工作；就像大人在山坡上從事播種小米的工作。

小茅屋裡面住著來自Kalavan<sup>3</sup>地區的老婦人，背脊的彎度和祖母一模一樣，她說的話沒有人聽得懂，經過長期的相處，老婦人卻學會了這裡的布農話。小小的竹門大部分時間都是關著，就像老婦人不喜歡與人來往一樣。

「塔妮芙，要不要一起去？」哥哥霍松仰著頭。

「啊？」塔妮芙回神般的發出驚叫。

「我說要不要一起去看Hanido<sup>4</sup>？」

「達瑪<sup>5</sup>不準我們對老人搗蛋。」塔妮芙眯著眼。

「她不是老人，是利用晚上抓走孩童的精靈。」霍松有點不耐煩。

「我要告訴達瑪。」

「妳敢？」哥哥一邊威脅一邊英勇的奔向小茅屋，加入了孩童們的戰鬥。

老婦人的名字很奇特，大人都叫她拉絲，那是屬於泰雅族的名字，這裡沒有這種名字。最令人害怕得是她的臉，竟然畫滿黑色的粗線，兩頰的斜線詭異的交會於枯萎的嘴唇，額頭上的數條細線常常隨著臉部表情的變化，詭異的飄蕩起來。當孩童哭鬧不休，大人總會恐嚇的說：

「再吵就把你丟到拉絲的茅屋裡去！」

怪異的長像和大人無心的詛咒，年老的拉絲真的變成孩童幻想中的精靈。

天氣晴朗的日子，老拉絲難得出來曬太陽，整個部落的孩童便會互相叫喚的躲在遠遠的地方，仔細觀看老拉絲的一舉一動，希望能看到心中那份既定已久的答案。如果天氣不好或者孩童突然想起老拉絲的長像，孩童們也會互相叫喚的靠近那

間小茅屋，想辦法讓拉絲現身，如同引誘毒蛇出洞一般。

「精靈！你養的雞隻跑掉了。」

「精靈！你曬的衣服被風偷走了。」

「精靈！你的房子燒起來了，趕快出來逃命。」孩童們在屋外如小丑般的跳著、叫著。

孩童失去耐心之後，就會撿起地上的小石子朝著小茅屋丟擲，桂竹圍成的牆壁在石子的攻擊之下，「兜！兜！兜！」的吵了起來，這個時候老拉絲打開竹門，露出醜陋的臉孔，對著孩童大罵。

「精靈出來了！精靈出來了！」孩童們一邊得意的歡呼，一邊爭先恐後的往四處逃散，滿足了野性也結束了今天的惡作劇。留下老婦人在自己的庭院，低著頭，不停的來回咒罵，一會兒用雙手揉擦著自己的臉，一會兒低語咒罵這群孩童皆是Kuan-bunun<sup>6</sup>。

二、

山林的傍晚，楓樹的紅色精靈在山林間忙著追逐被夕陽遺忘的紅光，追逐的腳步卻弄紅了累歪在天邊的白雲。塔妮芙跟著達瑪的腳步，慢慢的走在樹林遮天的小徑，許多不知名的山鳥，在父女腳步聲的驚擾下，不時發出長鳴，熱鬧了整個山林。偶而清脆柔和的鳥鳴讓塔妮芙好奇的對著聲音的方向張望；低沉幽暗的聲音卻讓塔妮芙驚怕的加快腳步貼近達瑪的身體，甚至踢到達瑪的腳後跟，達瑪不得不加大行進的步伐，塔妮芙在跌跌撞撞中緊拉著衣角，以為這種聲音也讓能夠單獨入山狩獵的達瑪驚怕。平靜之後，塔妮芙輕聲的問：

「達瑪，您聽過精靈<sup>7</sup>的聲音嗎？」

達瑪不喜歡說話，臉部的表情和遠遠的山巒一樣沉默。

「精靈真的會害人嗎？」塔妮芙就像叢林的山鳥，不停的叫著，並且利用聲音來掩蓋心中幻想所帶來的恐懼。

「傻瓜，好好走路，不要跌倒了。」達瑪把黏在身後衣角的小手拉到身旁，塔妮芙原本緊張的表情終於鬆懈了下來。

「你看過精靈的長像嗎？」小女孩認真的問。

「精靈的外表完全跟人一樣。有些長得讓人高興，有些長得令人難過，就像與

我們相處的每一個人一樣，不過長像並不代表心地的好壞啊。」達瑪說著早期族人的傳統信仰。

「精靈也有好的嗎？」

「當然。精靈有兩種：一種叫做Masia-hanido<sup>8</sup>，一種叫做kuan-hanido<sup>9</sup>。善靈會讓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能完美、成功，惡靈則讓人的一生充滿害怕、恥辱和失敗。」

「那麼老拉絲是不是惡靈啊？她的長像令人害怕。」

「你說的是誰？」

「住在部落上方，那個年紀很老的拉絲啊？」說完之後，塔妮芙怯怯的說：「昨天哥哥和許多的孩童到她的茅屋前，舉行驅離惡靈的儀式。」

「她不是惡靈，她是一個孤獨的老婦人。」達瑪生氣的把橫在小徑中央的蘆葦草推向旁邊。

「可是，她的長像常常讓我在夜裡作惡夢。」塔妮芙跟著生氣。

「胡說！那種臉在她們的部落是美麗的象徵，不是可以隨便擁有的。」

小徑越來越寬，部落內的茅屋開始映入眼簾，塔妮芙高興的在獵犬隱約的吠聲中蹦蹦跳跳，享受著回家的喜悅。

「達瑪，你回來了。」哥哥在庭院裡搬運用來煮飯的乾木材。達瑪一言不發的走進住屋，卸下身上的農具。塔妮芙停在哥哥的身旁，輕輕的，表情詭異的說：

「我已經將你和其他孩童欺負老人的事情告訴達瑪。」快速走了幾步，突然回頭指著哥哥，很得意的說：

「你完蛋了。哼！」那種樣子讓哥哥氣得拿起乾材用力的往塔妮芙丟擲。塔妮芙輕巧的溜進陰暗的住屋。

「什麼聲音啊？你們誰在搗蛋？」木材撞擊牆壁的聲音讓達瑪很不高興。

「惡靈，一個很壞的惡靈用木材丟我。」塔妮芙撒嬌的回應。

「天黑了，不要亂講話，免得到了深夜都會成為事實。」達瑪不允許孩子在黑夜來臨之前胡言亂語。塔妮芙嘟著嘴巴蹲在簡單的爐灶旁，一邊將爐火加烈，一邊看著吉娜辛勤的準備晚飯。

三、

山林的夜晚是安靜的，只有夜鷹和溪谷的樹蛙仍然固執的守著白天的嘈雜。入夜的部落除了月亮、星星之外，沒有任何東西比它亮，灑滿月光的下大地，呈現出柔和的銀色，晚風無聲無息的在山谷間飄蕩，苦鍊樹下數不清的碎光，跟著風的方向不停的四處跳躍，彷彿就像數不清的螢火蟲正在舉行屬於它們的祭典。

碎光中，塔妮芙斜靠在吉娜的雙腿中間，赤裸的腳指頭嬉戲般的挖著鬆軟的泥土，然後用力彈向哥哥的腳掌。哥哥耐不住腳掌的搔癢，突然手掌一伸，重重的落在塔妮芙的頭上，粗暴的說：

「妳安靜好不好？別弄髒我的腳。」

塔妮芙立即大聲的哎哎叫。

「霍松，你怎麼越大越壞！浪費父母餵你的米飯。」吉娜一手壓著哥哥的身體，一手緊抱著塔妮芙。

「哥哥還利用吃父母米飯而擁有的力量去欺負老人家。」塔妮芙哽咽的告狀。

「真的？欺負哪一個老人家？」原本斜躺在樹幹的達瑪，動了動身軀。

塔妮芙突然止住哭泣，撫平紊亂的頭髮，興奮的說：

「我在路上說過了嘛，最上面那個老拉絲啊。」霍松睜大著眼睛，像夜裡的貓頭鷹一樣，驚怕的看著父母臉上即將出現的任何表情。

達瑪皺著眉頭瞪視兒子一段時間之後，又輕輕的靠回樹幹，望著黝黑的天空，失望的說：

「祖先曾經說過：『讓老人不快樂，後代子孫更不快樂。』老人活過的歲月令人尊敬，更是Dihani<sup>10</sup>所喜愛的，你這種行為必將受到天神的懲罰。」

霍松心裡感到害怕，低著頭，輕輕的說：

「大家認為她是惡靈的化身必須予以驅離，否則孩童們都會被她害死。」

「她不是惡靈，她只是一個流落到我們部落的老婦人。」達瑪起身端坐在地上，不友善的動作讓霍松沒命的往吉娜的身上躲藏。塔妮芙看到事情變得很嚴重，趕緊移動身體讓哥哥躲進吉娜的褲檔下。

「對！老拉絲不是惡靈，她只是一個普通的老人。」吉娜的嘴巴順著達瑪，雙手卻強力的護著兒子。

苦鍊樹下原本跳躍嬉戲的碎光突然消失了，陰暗中，大家看不清對方臉部的表

情；就像猜不出大家心裡正在想什麼？

「為什麼她不像其他老人一樣，臉上保留皺紋就夠了，畫滿黑線的臉就是常在夢中出現的惡靈嘛。」塔妮芙認為不愉快的事情是自己所引起的，必須想辦法驅離。

「哎！那是他們的生活習慣，也是他們獨特的記號。這塊土地不光是我們布農族生活在這裡，還有許多不同長像、語言的族群共同活在這塊土地上。這塊土地豢養著許多不同的生命。」達瑪對孩子的行為感到失望，聲音有氣無力。

「老拉絲是誰？他們是怎樣的族群？」濃厚的好奇心是孩童心中永不停歇的蝴蝶也讓霍松忘了父母的憤怒。

「好吧！我就告訴你們老拉絲是個什麼樣的老人。」達瑪拍拍手上的灰塵。霍松立即爬進達瑪的褲檔下，塔妮芙則回到吉娜的雙腿之中，並用斜眼的看著哥哥，對這種討好的行為感到不恥。

「拉絲是屬於後山泰雅族的人，當初他們部落的數目比我們還要多，擁有著最寬大的獵場和耕地，泰雅族的男人高大、剽悍，在互不信任的年代裡，他們成功的阻止了我們祖先往北邊尋找新獵場和新耕地的腳步，逼得祖先不得不徒手攀爬（八通關越）前往東部發展。泰雅族是令人尊敬又害怕的族群。」達瑪將兒子拉近自己的身體。

「她們生下來就有著惡靈的長像嘛？」

「不是。大地上的每一種生命剛降生大地的時候，都沒有任何差別，都是天神所喜悅的。但是當人類驕傲的認為可以主宰萬物的時候，一切就改變了。每一個人、每一個族群產生了不同的想法和不同的生活方式。」「加上惡靈的鼓勵和帶領，每一個族群對於另一個生活習慣不同的族群都會採取不信任的防衛心理，有的甚至以消滅的手段來安撫內心對其他族群的不信任和驚怕。」達瑪搖著霍松的肩膀，似乎要兒子明白其中的道理。

「為什麼我們的臉沒有畫上線條？」

「在臉上刺線叫做Bubiu<sup>11</sup>，泰雅族人用這種方式表達了他們的強壯和美麗。當初他們的祖先為了繁衍後代，想出了臉上紋線的方法，的確是很聰明。」

「達瑪說故事給我們聽嘛！」霍松熱情的拍著達瑪的大腿。

在這裡，許多古老的故事或者孩童尚未經歷的事情，都是父母口傳給孩童知道，孩童的經驗和視野就是這樣成長的，這對必須長期生存於山林的小生命是很有幫助的，因為在山林生存並不是想像中的那麼容易。

「好！我將泰雅族為什麼擁有黥面風俗的故事告訴你們，希望能化解你們對老拉絲的錯誤想法。親近老人對你們的未來是有好處的。」

「大地開始的時候，高聳的（大霸尖山）山頂有一棵巨樹，錯綜複雜的樹根間夾著一粒巨石，經過日月的照射，巨石終於崩裂，裡面走出一對男女。但是兄妹長大成人之後，哥哥不知道要娶誰？妹妹也不知道要嫁誰？兩人十分擔心從此之後將要絕子絕孫。有一天，妹妹欺騙哥哥，宣稱已經在很遠的地方找到另一個美麗、能幹的女人可以作為哥哥的老婆，並請哥哥於某日的傍晚到某地相會。到了那一天，妹妹將臉部塗上煙煤，使哥哥無法認出，並自稱就是那另一個女人，兩人結婚之後泰雅族才有著眾多的後代。泰雅族人為了紀念祖先的恩德就保存了以煙煤刺紋在臉上的風俗。」

「哦？」塔妮芙似懂非懂的應了一聲。

「後來，他們部落的要求，男人必須出征獵過敵人的頭顱；女子必須學會織布繡衣後，才有資格施行黥面。」達瑪悠悠訴說著古老的故事。

「還有這麼多規定啊？他們怎麼弄得？好像洗不掉？」

「黥面是流血的痛苦過程。必須具備相當大的勇氣和耐力。」吉娜接著說。

「刺在臉上的花紋也有男人和女人的分別。男人是在前額及下顎中央刺縱帶紋，有時一條或數條，女人則是在前額中央部刺縱帶型線紋三條或五條；或兩頰自耳根至兩唇中央，斜刺帶紋兩條，並且交會於兩唇中央及下顎上部。」

「吉娜，自己刺自己嘛？」

「黥面工作都由婦女擔任，並將黥面的技術傳給自己的女兒，如果自己沒有女兒就傳給姪女或外甥女。黥面大都選在寒冷的冬季，如此傷口較不容易發炎。泰雅族人將成排的鐵針綁在特製的木把前端，並且將針頭按在臉上，再用另一木棒在上面輕輕敲打，硬將針尖打入皮肉之中，血液流出之後，再用細薄的竹片刮拭血液，接著沾取鍋底的煙垢塗在傷口之上，黥面的工作就算完成。」

「但是，泰雅族人認為臉上的紋路必須厚重、明顯才最勇猛美麗。因此他們一



生當中必須黥面好幾次。其中婦女最為痛苦，因為她們刺入的面積特別大，黥面之後，因受傷的關係使臉部異常腫大，必須躲在住屋內療傷，直到臉部消腫為止。」吉娜輕輕摸著自己的臉頰。

月亮重新推開了厚重的烏雲，苦煉樹下再度鋪滿跳動的碎光，晚風不停的在四周來回走動，一些看得懂黑夜的山鳥，在樹梢上相互追逐，彷彿天地間的萬物精靈都在傾聽屬於泰雅族人的故事。

「霍松！你怎麼睡著了？起來，快起來。」達瑪搖晃著躺在腿上的兒子。

「進屋吧，小孩子抵不過空氣的寒冷。」吉娜吃力的從地上站立。

四、

最乾淨的深夜，月亮和星星就會特別靠近部落。塔妮芙躺在床上卻很難入睡，眼睛總會不停的看著柔柔亮亮的窗外，或者追逐穿過細縫偷偷闖進屋內忽明忽滅的小小光芒。

「吉娜，惡靈和天神哪一個比較厲害？」躺在母親懷中無法入睡的塔妮芙，故意扭動著小身體。

「當然是天神。」吉娜縮緊脖子，低頭看著女兒。

「天神住在哪裡？」

「住在看得到生命的地方。」

「牠會看顧我嗎？」

「會的。只要有生命的東西，牠都會在那裡。」

「為了保護塔妮芙，天神會和惡靈戰鬥嗎？」

「會。天神會將惡靈趕跑。」

「真好。怎樣讓天神永遠不離開我？」塔妮芙享受著母親體內的暖流。

「只要你不傷害其他生命，像天神一樣。」

「不會，我不是常常幫忙餵食家裡的小狗和豬隻嗎？才不像哥哥只會追打雞隻，甚至聯合其他孩童欺負老人。」塔妮芙不忘訴說哥哥的壞話。

久久安靜之後，塔妮芙好像想起什麼，仰著小臉，輕輕的說：

「吉娜和達瑪辛苦的養育我們、保護我們，甚至跟部落的族人搶奪教會分發的救濟品，讓我們擁有暖和的衣服。吉娜和達瑪是不是塔妮芙和哥哥的天神？」

空氣越晚越冷，吉娜突然將塔妮芙緊抱在胸前，塔妮芙立刻跌入小時裝滿乳水的高聳肉團。

五、

傍晚時分，部落每一間茅草屋的屋頂上斜伸的水泥圓形煙囪，冒出一縷縷白色的炊煙，正學著微風在半空中歪歪扭扭的起舞，部落的空氣則是紋絲不動，清澈而新鮮。白天失去光芒的彎形月亮那麼清楚的在傍晚的天空顯現出來，就好像有人刻意的用乾淨的泉水擦洗過似的……。

「塔妮芙，你在哪裡？過來幫忙。」吉娜在屋內叫著。

「塔妮芙，你在幹什麼？進來幫忙嗎？」吉娜滿頭大汗，不高興的衝出屋外。

「啊？什麼？」屋外石牆旁的塔妮芙搖動著脖子，四處找尋聲音的來源。

「進去把那包小米搬出來。」吉娜插著腰，站在門口獨自發怒。

「這些杵好的小米不是我們要吃的嗎？你手上還有那麼多青菜和樹豆啊？要送給誰啊？」部落的食物會因某些族親的農作物歉收、孩童眾多或運氣不好而到處流動。不過，塔妮芙還是想知道那個運氣即將變好的族親是誰？

「天神的幫忙，今年的收成不錯，這些食物要送給老拉絲，好讓她渡過冷冷的冬天。」吉娜提了提手上沉重的袋子，裡面曬乾後的樹豆「唰！唰！唰！」的快樂晃動。

「啊！老拉絲。」塔妮芙突然驚叫起來，肩上的袋子應聲落地，一些聰明的小米粒趕緊利用袋子的空隙跑出地面，發出金黃色的光芒。

「欺負食物會遭到天神的詛咒。唉！你這個孩子。」吉娜快速的彎下腰，緊張的撿拾地上的小米粒，就像孩童故意掩飾著什麼罪行。

「吉娜，叫哥哥去好不好？」

「哥哥和達瑪正在竿頭田拔除雜草，怎麼去？」

「可是…可是…」「好啦，走啦。」吉娜毫不客氣的將袋子重新放在塔妮芙的肩上。吉娜的叫罵聲和沉重的麻袋讓塔妮芙無法拒絕，只好一彎一彎的跟著吉娜的腳步，走向部落的上方。

塔妮芙拿出最大的勇氣踏進老拉絲的茅草屋；一種不計後果的勇氣。住屋很小，傢俱的距離很近，不適合蹦蹦跳跳，不過屋內非常明亮，每一個物品的位置都

很清楚，彷彿整個部落的陽光都到這裡來作客。塔妮芙跟著吉娜將肩上的小米袋放在門口旁的小空地，塔妮芙害怕的緊靠在吉娜的背後，親人的背後總讓自己感到安全。

「哈娜姑，是妳嗎？」細細柔柔的聲音最先在屋內飄蕩，塔妮芙移動了僵硬的身體，真不敢相信惡靈竟然可以擁有這麼美好的聲音。

「剛好經過這裡，雙腳不聽話的踏進來了，Mihumisan<sup>12</sup>？」吉娜邊說邊拉起老人乾瘦的雙手，並且輕輕的來回撫摸。

「年輕的力量已經遠離我的身體，我好像即將掉落的枯葉，正等待著晚風的吹落。」老拉絲忍受著所有老人都要忍受的悲哀。

「不過，妳們的到來讓我忘了許多苦惱的事情，妳們真是好人。」老婦人原本哀傷的臉，突然天真的笑了起來。

塔妮芙很有技巧的將視線繞過吉娜粗壯的臂膀，小心翼翼的瞄著老人，她第一次發現臉上的條紋並不是黑色的線，而是河流經過山巒的轉彎處，形成深潭那種又深又濃的水藍色，臉上原有的皺紋就像深潭上的波紋。老婦人笑起來，整個臉就像深潭被春風吹起水藍色的漣漪，好看極了。

「哈娜姑，這是你第幾個孩子？好可愛，她的長像讓人看了真高興。小女孩。妳是在這個部落看過最美麗的女孩。」老婦人說完之後，獨自走進窄小的廚房。塔妮芙聽完之後，心情覺得輕鬆、自在了許多。

「可愛的孩子，妳叫麼名字？這包好吃的蜂蜜送給妳。」老拉絲將手上用山芋葉緊緊包裹的東西慢慢的伸到塔妮芙的面前。部落的生活非常簡單，除了小米飯和住屋旁隨意種植的蔬菜之外，食物的種類並不多。看著甜美的蜂蜜，塔妮芙竟然遺忘了平日對老婦人所幻想出來的恐懼。

「她叫塔妮芙，是我的第二個孩子。」吉娜知道女兒並不喜歡老婦人的長像，急著幫忙說話。

老婦人仔細的看著小女孩之後，說：

「取自小女孩祖母的名字？我記得了！她還沒有回到『祖靈永久居住地』<sup>13</sup>的時候，像個快樂的蝴蝶，總是帶著笑容飄向每一個人的身邊，或許她將名字和美麗的容貌都留給這個幸運的小女孩。」

在這裡，族人都將祖先的名字隔代的傳給自己的後代，除了紀念祖先的恩惠之外，更造就了牢不可破的家族向心力。

「哈娜姑，找個椅子坐。」老婦人指著牆角排放整齊的小椅子；椅子的高度不到小腿的中央，吉娜坐定之後，不得不將高出胸膛的雙腳打開，並尋求舒適的姿勢，塔妮芙像平常一樣，躲進吉娜的雙腳之間，然後連撕帶剝的打開山芋葉，看著一格一格飽滿的蜜汁，小小的臉龐現出既驚嘆又滿意的愉悅表情，自己好喜歡蜂蜜沖刷口腔的感覺，以前自己也經驗過這種美妙的感覺。

「天神一定看到您誠實的行為，才能得到這麼美好的食物。」看著女兒高興的表情，哈娜姑也高興的讚美著老婦人。

「也許蜜蜂精靈同情我這個孤獨老人，特別在我的住屋後面建立它們的蜂窩，讓我共用它們的食物。」老婦人微閉著雙眼，享受著被萬物寵愛的幸福。

「吉娜，你要不要吃？」塔妮芙歪著頭，不過，當看到手中幾乎被三個小指頭全部掩蓋的蜂蜜，自己竟然不好意思的笑了起來。

「塔妮芙吃吧，小時候我也吃了不少。」為了避免蜜汁滴落在自己的身上，吉娜用手輕輕的推開小手。

塔妮芙把偷溜到手指縫的蜂蜜細心吸食乾淨之後，才發覺到自己被困在老婦人的視線之下，趕緊低頭將臉藏在胸前，拒絕老婦人的凝視。

「塔妮芙，常來這裡走走，我會帶妳到後院欣賞蜂蜜的家。」老人都擁有著疼愛孩童的心。

「不要，我不要……。」塔妮芙突然像中邪般的往吉娜褲檔深處退縮，雙腳蹬出的力量，讓地上的泥土出現了一個小凹洞。

「這孩子的個性像山羌一樣，任何事情都會讓她害怕。」吉娜為了掩飾孩子不禮貌的行為，趕忙想出道理來解釋。

「或許我的長像不適合這裡？」老婦人臉上立刻呈現出著老人該有的蒼老。

「唉！年輕的歲月真令人懷念啊。」老婦人一邊垂頭喪氣，一邊回憶著遙遠而年輕的過去。那段活在自己部落的歲月；那時候堅強的自己曾因通過黥面的痛苦考驗而日夜享受著族親們的讚美和尊重，多少次在各種祭拜眾神的儀式中，和黥面過的少女們吟唱著令族人謙卑的祭歌，在澎湃的舞步中跳出泰雅族原本擁有的尊嚴。

也幻想著自己的未來就像山坡的白百合一樣，永遠的美麗；永遠接受山風最溫柔的撫慰。可是呵……，當山下的道路穿越寧靜的部落、刺穿族人的獵場、數不清的巨大神木消失在道路的腳下之後，部落的一切都幻滅了。滿山道路的擠壓之下，自己不得不順著道路的方向，像幽魂般的漂泊在另一個陌生的山脈。自己也曾不停的問著：怎樣的原因讓祖靈離開了自己？或者怎樣的原因讓自己遠離了祖靈？年紀大了，尋找答案的心小了，就像逐漸彎曲的身軀。只知道流浪的歲月裡，自己失落了許多屬於自己部落的記憶及沉默的過著每一個到來的日子。

「不是，您聽我說，部落長者常常告訴我們：『只有峭壁上獨立高聳的樹木，才能集中族人所有的眼光。』因為與眾不同的生命力，最為美麗也讓人尊敬。您的美麗就是這樣的獨特，雖然這種美麗並不屬於這裡……。」「或許……，您有些故事沒有被人了解，於是有些膽小的人就會自以為很聰明的在黑裡最黑的地方，隨便摸個最壞的答案，就像我們的小孩子一樣。」吉娜責怪般的推了推褲檔下的小女孩，然後口齒不清、斷斷續續的安慰著老人，畢竟讓老人傷心、難過是非常可恥的事情。

「明白，我是明白的。就算所有的人都用看毒蛇的眼光瞪視著我，我可以不在乎，只要把頭低下來，所有惡毒的眼光都會隨著清風從頭頂飛逝。只要我明白：鯨面是建立在勇敢、堅強之上的美麗，只有尊貴的族群才有資格擁有這種獨特的美麗。」「況且，別人的讚美就像山頂的彩虹，是那麼難得，那麼遙遠。」老拉絲抽動著肩膀，臉上的條紋靜靜的躺在了活了好久好久的臉上，就像山巒轉彎處的深潭，在不起風的日子裡，黑黑藍藍的躺在謎樣的大地之上。

「是的，泰雅族是令人尊敬的族群。」哈娜姑向前彎腰，表達了尊敬的意思。褲檔下的女孩被壓的連連咳嗽，急迫的咳嗽聲把大人們傷心紊亂的心拉回到眼前。

「哈娜姑，你的孩子又要回到你的肚子裡了。」老拉絲低著頭，希望看看塔妮芙在褲檔下的情形。

「啊！」哈娜姑驚訝的急速後仰，塔妮芙喘著氣，撐起了萎縮的身體。緊張的哈娜姑對著女兒又摸又翻的查看著，就像大家對老拉絲臉上代表泰雅族風俗的紋線，無端施加羞辱之後，又以施加恩典和偽善的心態，於事無補的不斷安慰。

「還好吧，小女孩？」老婦人首先安慰受難的孩童。

「我也跟著彎下去，沒事！」塔妮芙自以為聰明的答著。吉娜的雙手依然在上遊走，搔癢的感覺讓塔妮芙不得不離開吉娜的褲檔，不安的站立在兩個大人的中央。

「來，坐這邊。」老婦人指著旁邊的小椅子，然後用鉗子般的雙手拉下小女孩。哈娜姑瞪大著眼睛等著事情的結果。塔妮芙卻像乖巧的小山羊，乖乖的坐在椅子上，看到這種情形，哈娜姑眯著眼睛，露出淡淡的笑意。

「我…，我的達瑪告訴我們：你以前是最美麗的女人。是嗎？」塔妮芙勇敢且懷疑的看著黑黑粗粗的線條。

「當然，妳仔細的看著我，我把雄偉的山巒和柔美的河流都放在我的臉上，不是很美麗嗎？」老婦人摸著雙頰又摸著額頭。經這麼一說，塔妮芙真的在老婦人的臉上，看到斜貫雙頰的高聳山脈和額頭上閃著波光的美麗河流。

六、

「吉娜！你看那條心來的河流，好長、好美麗哦。」山坡上，頭髮在風中飄舞的塔妮芙興奮的指著山巒腳下彎彎曲曲、直奔大地盡頭的河川。

「塔妮芙，小心點，不要跌倒了。」吉娜順著風的方向叮嚀自己的孩子。

「媽！妳看到那塊又深又藍的湖水嗎？」

「看到了，那是屬於老拉絲的深潭。」哈娜姑慢慢的將視線移到深潭上方斜坡的小白點，那是老拉絲的墓地，也是老婦人的永久居住地。

那一年，一個被詛咒的一年，老拉絲靜靜的死在小茅屋裡，沒有人驚訝，沒有人激動，就像平常的日子。族人依著老婦人生前的心願合力將她葬在這座山巒下方的翠綠坡地，那是她喜歡的，因為順著山巒走到最深處就是她的部落。不久之後，一場暴風雨侵襲了這裡的山林，有人說這長風雨是紀念老拉絲生前的一切而興起的，也有人說那是老婦人對生前的不堪所發出的憤怒。不管如何，暴風雨依然像往常一樣，無情的毀滅了族人一年的辛勤，暴漲的河水以天神般的力量，在大地之間任意流竄，流經老婦人墓地的下方，卻留下又深又藍的深潭。

「老拉絲把臉最美麗的條紋，遺留在大地之上。」部落長老想起老婦人，都會如此的讚美。

「媽，我們去深潭看看，好不好？」塔妮芙撒嬌的搖著吉娜的身體。

「不可以。讓老拉絲安靜地躺在山巒和河川之間吧，她原本就擁有著它們。」塔妮芙喃喃的說出隱藏內心好久好久的話。

「您再也不會被無知的人嘲笑了。」山風的力量讓山巒的樹木低頭掩面。哈娜姑望著墓地悄悄的說著。

「吉娜，你說什麼？」

「起風了，我們回家吧。」哈娜姑牽起女兒稚嫩的小手，跟著滿天飛舞的蘆葦花，慢慢的走回部落。

- 1 布農語，意為救濟窮人的物資。教會常用此手段招收信徒。
- 2 布農語，即媽媽。
- 3 布農族對泰雅族人的稱謂。
- 4 布農語，萬物精靈的統稱，這裡指惡靈。
- 5 布農語，即爸爸。
- 6 來世間當壞人角色的人。
- 7 布農族是「萬物有靈論」的崇拜者。
- 8 布農語，即善的精靈。
- 9 布農語，即惡的精靈。
- 10 眾神的總稱。
- 11 黥面。
- 12 意即：好好活下。族人最虔誠的祝福的語言。
- 13 布農族人認為：人死後並不毀滅，而是移居該地，繼續保護自己的後代。